

年

卷

3

第

期

1-3

第

中國



新新聞

發行所：(新中國) 唐賢龍

本刊文編
禁止轉載

第三卷第一期要目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稿費每千字四
元五角到八元

從蔣總統北巡看北方戰局……………(政局展望)

透視蔣總統北行……………(新聞觀察)

蔣經國開始傷腦筋……………(側面新聞)

宋子文向經濟管制挑戰……………(側面消息)

論濟南失守與華中軍事……………(軍事檢討)

白崇禧在武漢放大砲……………(武漢特訊)

戴銘禮向蔣經國投降……………(曲線新聞)

王耀武被俘與牟中珩叛變……………(戰地報導)

杭州官商醜態圖……………(新聞紀事)

西藏商務代表團出國糾紛……………(新聞分析)

愁雲慘霧悼長春……………(東北通訊)

徐堪從西南空手而回……………(綜合報導)

泛論北方政治人物……………(人物評論)

馮玉祥死後餘波……………(新聞點滴)

台灣的「按摩女」……………(新聞小說)

中國新聞社發行

新 聞
觀 察

透視蔣總統北行

本刊政治記者

蔣總統自從在北伐之後到現在，好像已經養成一種習慣了。即在政治方面如有重大的決策，不是到浙江莫干山，就是到江西的廬山去靜思冥想，運籌帷幄；如果在軍事方面有什麼部署，即使他再忙，也要抽空到那些即將發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去巡視部署，察看一下，甚至在炮火連天的前線也不例外。過去在他做軍委會委員長的時候是如此，在他做國民政府主席的時候是如此，就是現在當選了大總統以後還是如此。如今年二月八日，他飛到葫蘆去十九天，便決定召開國民大會，絕不放寬東北，決定讓漢總統的三大決策。又如今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先飛到莫干山去住十天，商討經濟改革方案的草案；後又於八月九日，飛到葫蘆去住了十天，便決定「暫制改革軍事的決策」。所以，蔣總統這次在北行失守以後，察察吃緊，錦州外圍圍攻方釀之際，親自飛到北方去巡視部署，自然不是普通巡視的去看一下，而是的確確的有着很重大的任務，顯示北方不久便將有重大的事件發生。

去年十一月間，蔣總統曾一度北巡，在那一次北巡中，除了親自授命傅作義總司令任東北剿匪總司令。故今年這一次北巡，自然也不簡單。

蔣總統是九月三十日上午十時五十分離京的，乘的是中美號專機。當天下午一點半就抵達北平。隨員計有：聯勤總司令郭錕、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周至柔、陸大校長徐水昌，及鄭彥棻、陳雲裳、俞濟時等。這裏面包括了海空及聯勤三個總司令部。同一個第一流的戰略家（徐水昌將軍），再加上先飛滄州的參謀總長顧祝同。從滄州到北平，隨員陣容甚厚，我們可以斷言：此行必然是軍事上或國防政治。蔣總統統多在下官後，即赴團慰問寺官休息。午餐後，獨自一人在庭院散步半小時。當晚七時，就召集傅作義、陳祖康，及同來的周、桂、郭三總司令開會。到十時半始散會。在滄州抵平期間，各隨行人員的名字，都在北平報紙顯赫之列。十月十一日上午總統特派周至柔同郭錕乘飛機視察。中午十二時已便到北平西郊華北剿匪總巡視，並對該部高級將領二十餘人訓話。下午四時在官邸召集所有在平海陸空高級將領舉行特別會議。

到十月十二日，蔣總統又於上午十時乘專機飛滄陽，文官留平，武將及衛立煌、趙家驊等均隨往。十二點零五分抵達。休息二十分鐘後，立即接見萬福麟、馬占山、董英斌、王鐵漢、董文斌、董陶東北情況。二時半召集總巡視，指示軍機。六時半又對東北政務委員、各省市首長，各部部長訓話。晚飯後八時正，再召集部長長訓話。我極匆忙，簡直無暇休息。

十月十三日上午，蔣總統又特別召見總司令官官端成及王主席張漢，董市長文瑞、張鎮長寶慈、李議長仲華、衛總司令衛立煌、周至柔、郭錕、陳大長真、董主席彥平、對軍機供應作特別指示。當天十一時便率隨員登機離滄。下午一時飛返北平，下機稍事休息後，便乘西郊駐軍對全體官兵訓話，隨即赴頤和園小遊，然後

返官邸休息。晚八時與杜聿明單獨談一小時，十月四日正午十二時召見顧孟餘，談半小時。隨又召見津浦管理局局長施肇基，指示經營工作，並飛進平陽。下午由劉市長章宗祥同巡視視市，並赴蘆溝橋車站此一抗戰聖地。十月五日正午率桂永清、徐永昌、俞濟時等飛天津，下機後由杜市長陪同乘汽車赴塘沽。一時半由新港乘小炮艇出大沽口，登重慶號軍艦北巡，巡視渤海沿岸蘆溝島等各重要港口，並慰勉各地守軍，在塘口共留宿營。十月七日下午一時，始乘原艦返滄。二十時五十分，下機，乘專機由塘沽乘火車過津返平。直至十月八日午後二時，始乘專機飛返北平，在北平前後共計八天。惟據記者從權威方面獲悉：此次蔣總統北巡的任務，合起來，約有下列各項：

(一) 修正東北過去之戰略，放棄被動，爭取主動，因而決定自長春出發，六萬精兵，不致困死，都能靈活運用，發生力量。由長春出發的軍力，可能有三兩軍使用方式：一種是集結滄陽，加強滄州防衛力量；一種是側面進擊錦州，以打通遼西走廊。

(二) 決定打通遼西走廊，使滄陽與後方補給線能源源暢通。從台礮新軍已在錦州附近作戰，及長春出發兵力中一部的動向，已經證實，這一決策已在加緊實行。

(三) 登陸營口，開闢營口通濟的新走廊，如此，則國軍不但可以多得一條有力的補給線，使滄陽與後方暢通，去掉後顧之憂，同時還可以截斷共方遼東與島與遼西平原的聯絡。

(四) 決定察察的戰略佈置。因為如果離城失守，則我國對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古，無異門戶洞開，危險殊大。包頭如果淪於共軍之手，則共軍很可能沿平包鐵路由歸綏進攻大同，再沿著古時駝隊的遺跡，打通綏遠與外蒙古的走廊。因此，這一戰綫，當然需要親自向傅作義進，絕不容忽視。總統除了急電馮玉祥部增援包頭外，當即需要親自向傅作義授便宜。

(五) 整頓軍風紀，振奮士氣。不可否認的，北方的國軍因為受到裝備補給、待遇、及環境的影響，一般的士氣，都非常低落。加之平中坊英化文在濟南臨陣脫隊，可能對其他將士，也會發生極大的影響。故蔣總統就親自去慰勉訓示一番的必要。

(六) 統一指揮權，考核失職及不稱職的指揮官，而予以及时的撤換。經過此次北巡，傅作義將得到更大的權力與更多更好的補給與裝備，同時現已有種種跡象，暗示杜聿明或將掌握北方兵符。此外，順便聽聽北方人民的呼聲，看看北方人民的疾苦，並視察平津的經營工作，也是在預料中的事，順便再對東北系統的老年人除加以慰勉外，或將加強他們的權權。

至於這些任務與決策，是否可以百分之百地兌現與執行呢？這問題牽涉的因素太多，太複雜了。祇有留待將來的事實來作證明。現在，蔣總統業已返京，關於總統北巡的任務，不久或將慢慢的揭開。(十月九日)

從蔣總統北巡看北方戰局

本刊軍事記者

(戰局展望) 從今以後，在未來的六個月中，說它是決定性的作用，似乎言之過早；若說它是勝敗的轉捩點，却比較適當。無疑的，最遲即將來臨的秋季與冬季戰事，已進入三年來戰事的最緊張過程。因此，蔣總統大駕親征，先巡視前線，後坐鎮北平，都是為了有一番棋。

蔣總統自率師北伐以來，三十年中，未離開軍事，國際人士譽為「天才的軍事家」。這次總統北行，即係親自自督戰局。然而，蔣總統實為一國元首，何必大駕親征呢？這原因的確有他的苦衷在。

蔣總統是自信力極強的人，要好心切，尤其對於一手培養出來的蔣校長黃埔幹部，愛護備致，寄望殷切，多給予重任。他自信這批學生能用命于疆場之上殺敵致勝，必要時且可為黨國為主義而犧牲，然而，不久前的蕪湖之戰，康澤自殺未果被俘；此次濟南失陷，王耀武又沒有自殺殉國。這在一個革命性極堅強的蔣總統看來，是有失革命軍人的尊嚴的，因此他有些失望了。

蔣總統北行，除對士氣民心有很大的鼓勵之外，最重要的，還是由他決定的戰略，包括東北華北兩個戰場在內，作一番新的考慮和計劃。這計劃的內容，從戰略來看，那就是行政院下半年度施政綱領上註明的：「鞏固東北，安定華北，肅清匪患」。從戰略來看，那就是在戰場上爭取主動，以機動力極強的大兵團，找尋對方主力作戰，放棄邊陲去固守被動挨打，與死守點線的主力作戰，並消滅對方的主力。這些都是目前軍事上重大的轉變。

這次軍事上的新措施，政府是經過相當考慮週密計劃的。同時，在選決策的過程當中，美國的報紙上，也有一些代表美國官方的看法，那就是魏德邁的「固守華北」的建議。在美國官方看來，華北的重要性勝過華中，尤其那些優良的軍港與良好空軍基地；並且針對了蘇聯在放大的駐軍；一旦有事，華北，南甯，與日本正是

最好的東方連鎖，並且經由阿拉斯加，可以抵達美國本土。然而在中國政府立場看來，華中則為主要要領；因為中原戰場的得失，對政府的影響最大，且直接受到威脅。總之，是不會不顧頭伸頭去打遠方，而坦露出自己凶險被人打的。

然而，無疑義的，今後政府的戰爭，需要美國的外援，而北方的戰爭，已屬決定性的邊緒，這將會影響美國援華的政策。因此，政府對北方的戰局不得不作一個全盤的佈置。

這次北方戰場的新佈置，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將東北華北兩個戰場連成一個整體。包括遼中及遼南走廊，熱河南部，河北全部，山東的北部及膠濟半島，魯察、綏、晉三省的一部在內，縱橫千餘里。據說這個龐大的戰場，將由傅作義統一指揮。蓋傅作義不僅深得中央的倚重與人民的付託，且在國際上已頗有聲譽，美國人亦對傅極讚備致，譽為「中國的傑出將領」。

第二個特點：是鞏固國防的佈置，以安定民心，俾使工業生產能夠進入常軌。如利用美援，投資華北電力公司即其一例，同時也是表示政府守衛華北的決心。

第三個特點：是控制海邊，作為增援的補給線，政府的海軍力量，正是共軍的缺陷，過去曾經早已早說明了，空軍固曾有效的援助，但對戰局的補助，到底有限。若政府能有意的使用海軍，即等於直接增強不少力量，且北方的港口如葫蘆島，秦皇島，大沽口及營口等港，均具有極重要的國際性。

因此，北方的軍事步驟，已在行動上表現得很明顯。第一步：首先將長春的守軍出擊，除去孤懸在敵後的贅瘤，將守軍的力量，增強遼中的防衛。同時，為「固守東北」起見，滯留山後的鋼鐵、撫順、本溪的煤，必先爭取到資源，那就是鞍山的鋼鐵、撫順、本溪的煤，這是防禦中不可缺少的資本。進一步，南北夾擊，在遼西走廊打一個勝仗，則北平路可以暢通，華北東北才能連成一氣。最近大批軍艦運糧生力軍抵葫蘆島、秦皇島，也就是配合這次戰役。

另一方面，打通遼南的大門營口港，也在計劃之內，營口之得失，其戰略意義極有價值，因為國軍若掌握

營口，不僅在軍事上遼中軍軍有了儲存力量，有了後援，與多一個補給線路，另外在商業價值上，也可以使鞍山的鋼鐵、撫順、本溪、煙台的煤，運輸出來，以供東南方的需要與動力。此外，更重要的，營口兼有國際性的戰略價值。因為營口，正是渤海遼東東的內港，位於蘇軍盤龍下的旅順港口之側背，一旦有事，它是監視旅大最好的海空軍基地。

在熱河境內，國軍將以赤峯，承德為兩大據點，東而遼南，西而興察哈爾，南面與河北連成一個整體，相互策應。

冀北則以察省的張家口為屏障，並與山西之大同首尾相連，不讓共軍越雷池一步。果能照原定計劃做到，則華北的小康局面不僅能持久，且更可進一步，再慢慢的力謀擴展。

此外，再看共軍的企圖：從行動上判斷，他的步驟是：(一)圍困長春，企圖以重兵打通遼西走廊，吃下錦州、錦西、義縣，而直扣山海關的大門，如此，他不僅可以控制了葫蘆島、秦皇島的港口，而且還可直接威脅平津的門戶大沽口，以孤立平津。(二)圍困承德，隔絕熱河的後援。(三)進攻萬全，宣化，切斷平綏鐵路，逐步圍困平津保三角地帶。

而且，在共軍方面，北方戰場，正是他最強的一環，而有東北物資的源源供應，彈藥不虞缺乏，他有廣大的面控制着，軍糧不少，更有蘇聯在後面做幫，無後顧之憂，而且是外線作戰，易攻易守。

在未來的華北大戰中，政府的主帥當然是傅作義，還可分成幾路負責，如遼東政府由而立輝負責，熱河將交由孫漢良負責，走馬地帶或仿交沈鴻烈負責，而共軍參戰的單位，將由林彪來領，林彪手下的部隊，大約有十四個縱隊，另外尚有朝鮮的李紅光支隊與蒙古騎兵三個旅。現在集中在遼西走馬地帶、錦西、義縣一帶的共軍，除陸空軍連不斷增加外，其數亦不在共軍之下，所以遼西走廊之戰，又是整個北方戰局的先聲，這一戰的意義極為重大，關係着整個華北之安危。(十月八日)

這是 V 宋的驚人傑作！

宋子文向經濟管制挑戰

本刊記者曾鼎

TV 宋在幣改前夕，套購大批港匯；淨賺四萬萬的懸案，現已轟傳中外，惟自宋大施法術以後，倒宋的人或將掩旗息鼓？

(側面新聞)自從幣制改革之後，看報的人有福了！連日好戲，不勝枚舉。先是京滬「隱名人士」拋股案，接着就是特別商大抵好商，隨後又是蔣經國在黃浦灘頭演「武松打虎」。緊跟着又是戴鏡勳與蔣經國鬥法，壓制大敵，尚未收場，忽然那新派又緊鑼密鼓，敲鑼賣膏，原來是廣州的新隱名人士案登場了。這一來，不僅把讀者們弄得眼花撩亂，就是新聞界最長的記者們也感到手足無措，如最近轟動全國的宋子文套購大批港匯案，便是一幕最精彩的好戲。

那是八月十六日，TV 宋在京參贊國密官畢，乃騰雲駕鶴，飛返南國。隨即召見各銀行總經理杜梅和，耳提面命，指示機宜。如是，杜乃調集全行所有頭寸，一口氣把廣州華甫街一十三行的港幣，掃數買進，約得三百餘萬港幣。胃口仍不飽足，乃又專電香港分行，儘量採購。據說總共吞進四百萬之港幣。當天行市，不過一百一十五萬到一百二十五萬之法幣買港幣一元，合是開券七角五分，即港幣一元合法幣二百二十五萬元，每元港幣淨賺百餘萬元。若以購進港幣四百萬元計，則轉瞬間獲利四萬六千元。單是那位經手的經理，據說就得了六千餘的小費。這要是給在獄中的陶容明徐百齊等贖了，一定要甘拜下風，大嘆「弗如」。

這一傑作，以最高的政治手法完成之後，導演主角正在自我陶醉之時，首先廣東省參議會裏鬧起炮來。有參議員陳嘉庚者，在九月十日的全體參議員座談會上，指出改幣前日，省銀行曾拋出二萬餘元法幣，套取港幣，因此刺破物價，擾亂金融，這種只准官家放火，不准人民點燈的作風，實屬非法，要求大家站在人民代表的立場，一致起來澈查追究。接着另一位姓池名方的參議員，也慷慨陳詞，大罵廣東經管當局的無能，要求大家簽名，請蔣經國到廣州去打老虎！

事情既然鬧開，「南天王」乃立刻打出一「第一手」，以資應付，那便是「購匯」。由廣東省銀行總經理杜梅和同金管局吳副局長，表決「雙贊」，一唱一和，企圖把事情掩過去。杜說：「本行辦理匯及如何套取外匯，再在國內支付國幣均係合法之舉，並得財部核准在案。至本行一切收支賬目，金管局曾常常派員來行調查，至法幣收支均全部經央行過戶，銀行會計頗為嚴密，一切手續均不容差漏，改幣前日央行發行五百萬大鈔，本行領得額額支付各機關正常開支外，尚盈餘甚多，即晚封倉，由金管局派員點存。至二十三日復業，本行結存現鈔六千餘億，即送同央行兌回金國幣，均有案可查，外間傳說，不知是何所指？」但吳則說得更妙：「此事未曾與聞，在改幣之前余官奉命分別審查與銀行經手之實。當時各行亦在查證之列，但銀行並未見有任何軌外行動之實。惟事為新聞記者聞悉，自然不肯放鬆；而港粵各報更把出了大篇幅刊載此事，如 TV 宋便又拋出了第二個法寶，那便是「大怒」；連下手段二道，命令省經管處同金融管理局，加緊審查具報，並限期三天查個清楚明白。

若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故消息一經傳出，很快便傳到南京。於是，南京的粵籍監立委，也紛紛主張澈查，中央也決定派出「大員」去查了。TV 宋弄得沒法，便又使出了第三個回合的殺手，那便是「托詞買米」。由新聞合股發金管局調查起，說這是一場由於購匯的誤會所致，而 TV 宋更親自發表談話說：「廣東原為缺糧省份，加以水災，糧荒嚴重，除向湘桂大批採購外，八月間本人赴京時，請求糧食部副部長，特許在我政府向選購米十萬噸配運港匯。正開始補運間，而改幣制之法令公布，故只能補運五十九萬餘元，合法幣七千一百億元，業經廣東金管局查明無法。查此舉係以公款辦公物，苟有私人圖利行為，決不會堂堂皇皇向省銀行以糧貨款購運。」果然，這一調好生了得！同時「丈夫做事一不做二不休」的氣概。

大有「丈夫做事一不做二不休」的氣概。來使我感覺最愉快的事，就是京滬方面人士對我的攻擊了。因為，如果根本不做事，當然不會有錯誤。事做得多了，難免有錯。可是，如果能允許分辯，即無人攻擊，如果能夠敷衍，即無人責備，可是，我好像凡是攻擊我的人，都是想向他分贖贖竹筒的洗洗一樣，真令人不覺寒冷！

可是，料不到京裡一批漢子；依然一口咬住不肯放；他們反向南天王質問道：

「你坦白承認套購港匯，勇敢承認！但是，第一、不早不遲，恰在幣制改革前夕，參加機密會議之後，便毫不取假，飛返廣州，大盤收銷，對市面金融物價的波動，對改幣機密的保持，均已大受影響。無論為公為私，都應負行政上疏忽失職之咎。第二、遲來為聯合國所統制，不是國使可以採購。故為了購匯的理由，太過強硬，即使退一萬步說，以你的面子，聯合國及運糧可能准購，但購米具體手續辦法向未商妥，事前民衆也毫不知道，而竟先有套購大批港幣，等待採購，事無前例，誰能相信。第三、你所承認購運港幣五十九萬餘元，這個數目，是否確實，更令人懷疑。如照你所說購運米二萬噸，大約需要港幣四百萬元，與報上所傳搜購數目恰巧相合。以你的地位，以整個國府的財力，在港滬間收購四百萬港幣，唯唯可辦，故只購運五十九萬元，我們不信！次自十六日起至十八日止，三日間因受你的大量搜購的刺激，金融已起劇烈波動，如果實際數額，共五十九萬九千元，你如何能這樣說？」第四、如果你不曾參加改幣秘密會議，你也不會把公家所有頭寸，去作這一類於孤注一擲的事情。為公家而贖野外國，在法理上又是是否得通呢？」最後，他們希望監察當局及國民黨內正義人士，正視此案，這一次調查，而廣東省參會也有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澈查的組織。

如是，第四手法寶，便是「疏通」了。這一手出來之後，南京發表了監察委員會的召集人吳鐵城，首先發表了一個更正聲明。說那新聞會，是他做主席，但他並未作過要澈查開會經辦工作的報告。接着便是粵籍監立委擴大座談會的一再延期，而粵省參議會的調查委員會，也始終沒有組織起來，宋子文發表談話「無異於堵上了到此為止」的水牌。正好像「拋股案」購案」恐怕也就此匆匆了結，宣佈閉幕了。然而，宋子文此一擊，在政治上，的確已已跌落不少。(十月五日)

「你坦白承認套購港匯，勇敢承認！但是，第一、不早不遲，恰在幣制改革前夕，參加機密會議之後，便毫不取假，飛返廣州，大盤收銷，對市面金融物價的波動，對改幣機密的保持，均已大受影響。無論為公為私，都應負行政上疏忽失職之咎。第二、遲來為聯合國所統制，不是國使可以採購。故為了購匯的理由，太過強硬，即使退一萬步說，以你的面子，聯合國及運糧可能准購，但購米具體手續辦法向未商妥，事前民衆也毫不知道，而竟先有套購大批港幣，等待採購，事無前例，誰能相信。第三、你所承認購運港幣五十九萬餘元，這個數目，是否確實，更令人懷疑。如照你所說購運米二萬噸，大約需要港幣四百萬元，與報上所傳搜購數目恰巧相合。以你的地位，以整個國府的財力，在港滬間收購四百萬港幣，唯唯可辦，故只購運五十九萬元，我們不信！次自十六日起至十八日止，三日間因受你的大量搜購的刺激，金融已起劇烈波動，如果實際數額，共五十九萬九千元，你如何能這樣說？」第四、如果你不曾參加改幣秘密會議，你也不會把公家所有頭寸，去作這一類於孤注一擲的事情。為公家而贖野外國，在法理上又是是否得通呢？」最後，他們希望監察當局及國民黨內正義人士，正視此案，這一次調查，而廣東省參會也有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澈查的組織。

如是，第四手法寶，便是「疏通」了。這一手出來之後，南京發表了監察委員會的召集人吳鐵城，首先發表了一個更正聲明。說那新聞會，是 he 做主席，但他並未作過要澈查開會經辦工作的報告。接着便是粵籍監立委擴大座談會的一再延期，而粵省參議會的調查委員會，也始終沒有組織起來，宋子文發表談話「無異於堵上了到此為止」的水牌。正好像「拋股案」購案」恐怕也就此匆匆了結，宣佈閉幕了。然而，宋子文此一擊，在政治上，的確已已跌落不少。(十月五日)

可是，料不到京裡一批漢子；依然一口咬住不肯放；他們反向南天王質問道：

「你坦白承認套購港匯，勇敢承認！但是，第一、不早不遲，恰在幣制改革前夕，參加機密會議之後，便毫不取假，飛返廣州，大盤收銷，對市面金融物價的波動，對改幣機密的保持，均已大受影響。無論為公為私，都應負行政上疏忽失職之咎。第二、遲來為聯合國所統制，不是國使可以採購。故為了購匯的理由，太過強硬，即使退一萬步說，以你的面子，聯合國及運糧可能准購，但購米具體手續辦法向未商妥，事前民衆也毫不知道，而竟先有套購大批港幣，等待採購，事無前例，誰能相信。第三、你所承認購運港幣五十九萬餘元，這個數目，是否確實，更令人懷疑。如照你所說購運米二萬噸，大約需要港幣四百萬元，與報上所傳搜購數目恰巧相合。以你的地位，以整個國府的財力，在港滬間收購四百萬港幣，唯唯可辦，故只購運五十九萬元，我們不信！次自十六日起至十八日止，三日間因受你的大量搜購的刺激，金融已起劇烈波動，如果實際數額，共五十九萬九千元，你如何能這樣說？」第四、如果你不曾參加改幣秘密會議，你也不會把公家所有頭寸，去作這一類於孤注一擲的事情。為公家而贖野外國，在法理上又是是否得通呢？」最後，他們希望監察當局及國民黨內正義人士，正視此案，這一次調查，而廣東省參會也有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澈查的組織。

白崇禧在武漢放大砲

(本刊武漢特訊)由於劉伯承部共軍準備中秋前後在宛西鄂邊區一帶發動攻勢，白崇禧帶着一片無可奈何的心情回到漢口，白崇禧對帶着一片他的足疾並未完全好，心病更不甯說，在南京住了一個多月只有更加沉重，但他不同來又怎麼辦？

公道說，白崇禧總算在這一坩堝之中比較清醒的一隻鷄，雖不能百戰百勝，却相當的知己知彼，但是權力有限上不得最高當局的完全信任，下亦無百萬雄師，本身的思想又是那麼貧乏，雖知己知彼，又能幹出什麼花樣來？因此他回到漢口將近十日，老是穿着一件並未覺得得暑氣的卡欄軍服，腰帶也未綁上，臉上氣色是那麼黯淡，動輒開口罵人，害得武漢三鎮的黨政參首長和「副總」的大小官員都戰戰兢兢，惟恐大禍臨頭，漢口市長徐會之雖正臥病，但一聽到白老總在白老總罵人了，嚇得連夜命令各區自衛隊集合操練，直到午夜仍未解散。

據他自己說：「在南京屢屢辭職，均未獲得准准，既然回到漢口，自應負責」所以他回來以後，深感年初三鎮所建之堤防工事，均遠在十數二十里以外，而年初郊外各湖河裏的春水，現屆中秋，將慢慢乾枯，在作戰防禦上的價值當然減低，他說：「開封之戰，外圍工事雖做得好，但沒做核心工事，致使共軍滲入市區，全城便為之大亂，現在武漢三鎮，外圍工事雖不錯，核心工事則無人注意，假如共軍兵臨城下，難免不亂」所以他回到漢口的第三天，便令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各於十五日以前征集民伕三千人趕修核心工事，以防共軍的秋季政冬季攻勢，可是十五日過了，漢口征集的僅有七百餘人，武昌漢陽也七八百人不等，雖經手令催促最多也只武昌征到一千六百三十八人，因此他生氣了。這一氣却非同小可，多少時日來肚子裏的烏氣却沒發洩出來，不但湖北省主席張萬倫和三鎮首長以及「地頭蛇」何成浚給他罵得胸血淋漓，而且字裏行間，對整個國民黨和政府都給痛為指摘，大有非毀盡一下不可之勢。

罵的序幕是中秋前夕揭開的，當天上午八時，白氏在武昌國民體育場檢閱市民自衛總隊及省會公教員生訓練總隊，檢閱時的訓話劈頭便說：「這是一種徒具形式的玩意兒，並不能發揮真的效用」；在場的省市首長

真為他這一句話連打幾個寒噤。接着他說：「要武昌在十五日以前征集民伕三千人，結果經我一再追查才做到一千六百餘人，其中只有五百二十人是武昌市的民衆自衛隊，而且這五百二十人也只交實彬彬的參加見習，並未工作，其餘的則係以數十百里路以外拉來的鄉下老百姓，試問道什麼組訓？二十萬人口的武昌市征集不到千人來修堤保護其本身生命財產的防禦工事，組訓去了，訓到那裏去了？」他又說：「更不合理的保護武昌市的工事要到鄉下去找人來做，而且這全是正忙秋收的鄉下老百姓，城市裏的民衆手旁觀，美其名曰「見習」，這是誰下的主下老百姓天生就是會做工事，而市民們則「昏」？當時他真像要吃人似的，兩臉脹紅，上的一輩官兒們當然只好像聽訓斥責沉着氣，默默無言。至於台下，事後被訓的小公務員說：「挨罵的不是我們

風聲，不可一世的官長，我們不過過以後，根據目前應該是主席張萬倫這位挨罵之餘的張主席說些什麼好，大大感悔一番，他說：「過去對組訓今後一定可以率領所屬，本着「以前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的精神，重家與白總司令的殷望」，但他心裏，乃反將責任往下一推，他說：「雖與楊市長會商三次，楊市長說：題，至漢陽方面，我也如此和高總省長也曾去電話三次，搶修，所以自向向嚴嚴促部限做到，甚表遺憾。」

白氏這一頓小風當然，第二天，正是中秋，向記者發表一篇爆炸式共產黨的成功，他認說：「政府官吏因毫無能，武漢三鎮有一道不是無能嗎？」

(本刊駐瀋記者焦

山航訊)長春，這在滿清時代建起來的新京，從三十六年三月八日關軍放蕩吉林，十四日又失掉四平街後，它就孤零零的懸在那兒，僅僅憑着空運來糧緊着五十萬人民的生命。到五月二十一寬城子大房身兩飛機相繼失守後，這一線希望的航運聯絡都中斷了。從此，長春市民過着地獄的生活，吃不得吃，睡不得睡，想逃，出不去；留下，活不了。在這殘酷歷史的面前，註定了小民們悲慘的命運。

被困後的形勢

東北的局勢惡化以後，聽敬的鄭洞國搭上了這個沉重的包袱。鄭洞國是位儒將，態度溫文爾雅，他一直被着副帥，從第五軍二百師直到駐杜奉明東北，他先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副長官，改組後任東北副總司令，最後奉命兼任吉林省主席，兼第一共團司令。他指揮着兩個軍，一個是李純的新七軍，一個是曾澤生的六十軍。新七軍原是印顯耀中第六軍的一個師，廖耀湘升任兵團司令後，才擴充成軍，原駐吉林後移長春，接新一軍滿得良的防務。並收編了前偽滿軍長春東部全部安第二總隊劉德溥的全部

，這是滿清有名的「鐵騎」部隊。六十軍是雲南部隊，與龍雲有着密切的關係，地方色彩很濃厚，自從駐防鞍山的潘師發難以後，這支雲南軍受到很大的損失。曾軍長很長的時間駐防在吉林，撤退時丟掉了一切重武器，士氣受到莫大的影響。綜合這兩個軍的實力，計約六萬人，戰鬥兵約在五萬左右，這就是保衛長春的兵力。

鄭洞國的個性是溫文而文，又堅韌的，祇有那種唯命是從的好脾氣，總統給他的命令，才不會更易。在缺糧，缺錢，無救，無援的情況下，能苦撐了半年多，還正表現了他堅韌的另一面。

圍困長春的林彪，手騎是稀辣的，他給一，二支隊，外蒙騎兵分佈在長春外圍的梨樹，九台縣，德惠一帶，監視着這個孤點。另外在市郊三十里附近利用民兵修成了壕溝，備為天塹。並且在四圍密佈上高射炮陣地，使空投的飛機不得低於五千公尺以下。這樣一來，長春與中央就全部隔絕，讓它自生自滅。五月中旬，共軍在城郊發動了圍城運動，四十里週圍農作物全被剝光，以斷絕長春糧源。從此，長春是內無糧草，外無

援兵！成了死亡與城市，在古今中外，很少找到類似的。

第三任的市長

長春市正式接收在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號，首任市長原定為楊樹庵，後因不能收院轄市，而改派為哈爾濱市長。遺缺款由陸蔭廷調赴東北的趙君運出任，他是政府接收東北第一個上任的官員。趙在戰時做過遼南市長，後隨蔭廷在遼南，是一個相當能幹的人。當蘇軍未撤退時，他應付那複雜的

環境很得體，直到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長春被共軍攻破，趙君遇在新聞記者軍中被職破，與守將陳家珍等同時被俘。

長春收復以後，市長無人，故暫由吉林省民政廳長向德奎兼代，直到趙君遇與金人交換被釋後，他又繼任長春市長。但由於情緒上受了打擊，身體多病，最後終於在三十六年八月辭職。

繼趙君遇任市長的是孫桂籍，他是哈爾濱人，戰時在軍委會外事局服務，做過聯軍軍事代表團的翻譯官。因此與蘇聯的一

愁雲慘霧情

又出任長春天，他走着天的道路，日圓一的任務是糧食民糧。

糧食在被困後，真成了奇珍異寶，高糧米時價每斤三億元中等人家吃不起，改食糠皮和酒糟，這些喂牛馬的食料也賣到兩千多萬一斤，成了奢侈品。於是窮人只好吃榆樹皮，野苧菜，因而中毒浮腫，慢慢的死亡。想逃生嗎？四週是密層了共軍的封鎖，除了你帶了槍，或是技術工人，你想越雷池一步。

長春去，
條路：
：政府已

戴銘禮向蔣經國投降

他雖然神通廣大，但終於七十二變的顯出了原形，最後不得不向蔣經國豎起了白旗！

本刊特約撰述石亦鳴

（曲線新聞）正當蔣明察密查全國的時候，戴銘禮操縱金融，抗不繳納銀行中的黃金外幣公然反抗財政當局處分。當這個消息披露後有幾天，有一次總統在紀念週上的報告，便曾加以暗示，監委們亦予以密切的注意了。

惟這個新爆發的戴銘禮案，其内幕到底是怎樣演變的呢？

戴銘禮是浙江吳興人，自從在中國公學畢業後，他曾做過上海時事新報經濟版的編輯，一度又做過漢口銀行經理的主編，他是一個非常技術性的典型人物，他是徐堪一手提拔出來的後起之秀。現在一班人都以為他是孔宋的人，真是冤枉。其實，他才是現在徐堪手下一員真正的大將。靠著自己一副吹拍的本領，終於由上海投機市場中一經起人的資格，因緣時會，居然逃進財政部當一名小科員，未幾，便由科員升到科長，再由科長又爬到錢幣司長。但一爬上這個寶座時，戴銘禮的花樣可就多了，司長前後做了十年。在這十年中，他利用職權，和全國商業銀行勾結加入空版平利，現在已是南方報界：有些商業銀行資金，折合金圓，只有一塊多錢，就是戴銘禮的得意「傑作」。抗戰勝利，政府多錢，負責接管敵偽時期商業行莊的登記。食指大動，他更不知費了多少時利財，一直到王雲五以社會賢達出任財政部，戴銘禮方才垮台。然而，據關係方面的透露：現在戴的財產總數，實已超過政府發行金圓券總額了。又何況垮台之後，馬上便又榮登小四行首領的寶座哩！在戴任職幾許期間，他不僅是徐堪的心腹，而且更是戴鴻鈞的知己，故命也很歡喜他。

但是，做官做久了，一旦下台，內心總有不甘，加以恰巧又碰上硬將經國卸命駐滬，掌管經濟，戴銘禮一面爲了出氣，一面爲了保持自身的利益，當然要一顯身手，於是，他終究和蔣經國鬥起來了。因此，當蔣經國邀請上海銀行界遵照財經緊急處分

的規定。將所有之外匯金鈔解存中央銀行時，戴銘禮首先就登高一呼，迅即聯合各商業行莊，拒絕繳存。事先雖先將全部資金打入香港，並企圖給政府的新幣制改革，來一個重大打擊。在拒絕繳納以後，戴復連夜往京，百般活動，希望以一千萬元了事。銀行界雖情發展到這里，總統已經知悉，於某日即電召戴，說無論如何要嚴懲此種叛類。故在九月上總統報告中所說的「上海居然還有許多將資金存放央行措施均採取望態度，實」，就是指的此事。政府爲貫徹財經方案萬難，給張蛋份子以打擊。所以第一蔣經國來京，授予持權，以便處理道時進手合宜鐵香，對去香港時旅客，批評濟要犯們，何隙逃過。另一方面赴滬，嚴格執行商業行莊持外幣金銀好動動聽話，於是他便通過某大員，概允撥存一部份資金，即日如數奉外幣現款，則開釋。這是一種「揭露，戴銘禮這才念了上來。

同時，當局爲明瞭重慶派某大員赴渝調查，一說該案曾加否認。惟據關係方面營業告完成，因當局已獲有素中，實係要犯，爰將該案爰於民國三十三年：黃金的價格，自每兩下午四時，宋即命令並限五時公佈，當心腹之一，故戴銘之，俞鴻鈞和戴銘財部，未曾除去。

，早已
理了
大有
氣。

新聞
分析

西藏商務團

本刊

前幾天，立院在外交委員會中，曾有人大聲疾呼說：西藏商務代表團，在莫出言不遜，有辱國體，要求澈查；「他們是怎樣出國的？誰發給他們護照？」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藏商務團何以要出國？出國以後幹了些甚麼事？他們究竟是怎樣弄到護照出去的？這一連串的問題，記者應向讀者，在這裏作一個詳細的說明。

大家如果留心時事，當能記得今年二月七日，南京各大報都刊登了蔣主席與四位頭戴高紅項子的瓜皮小帽，身穿黃緞馬褂，黑絨長袍，看起來像是唱戲的人合影的照片吧，他們便是西藏商務代表團。他們這次來京，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西藏官方代表，正式訪問首都，（第一次是西藏代表，觀光國大。）的第二次。據聞他們的任務作用不談，單就來京一舉，就頗富於歷史意義。因為西藏較在喜馬拉雅山的後而，對於國人同世界，始終是一塊荒蕪一穢的土地。內地人士自從民國八年湖南人黎丹格西（格西為藏文博士之意。黎丹曾任中央監察委員）率領過「法學團」赴拉薩調查考察外，到現在還沒有第二個考察團進藏。因此，我們這個做大哥子的漢族，與小弟弟的西藏，幾乎是互相關連，互不認識了。

抗戰勝利以後，我們根據中蘇條約，宣佈蒙古獨立，同時，跟着宣佈他國內其他民族，也將准許他們自治，並且為了掃除西藏對我們的疑忌，還特別提到西藏。而西藏的領袖，貴族這兩個特權階級，又都將特別猜忌中央，時時刻刻都恐怕中央過問他們的政治，改變他們的制度，因而割奪了他們種種的特權與享受。尤其在抗戰勝

利之後，他們以為中央已有餘力來整頓內政了，因此特別惶恐，乃表示願意派代表來京參加國大。其實呢，是想探聽中央的虛實，試探中央對西藏的意向及各黨派對西藏的態度。可是，如果正式派代表出席國大，無異於就確定了西藏只是相當於一個省的地位，這又是他們所最不願意的。因此，想出了一個妙法，對外說是向中央慶賀勝利，而且路過印度時，還特別到德里向英國的印督慶賀他們的勝利，這樣一來，便表示他們的代表，並不是出席國大，而是去慶賀勝利，而且並不是專向中央慶賀，乃是向聯合國各國慶賀。等他們到了南京，揚聲：「我們的紙老虎，如是使決心不承認是來參加國大的。所以他們的代表儘管在國大會堂裏，出出進進，然而沒有發一言，也沒有舉一次手，甚至連總統副總統當選證書上，國大主席團藏方代表也不肯簽名，一點參加的痕跡，他們都不願留下來，居心何在，已經昭然若揭了。

至於這第二次的商務代表團，又到南京來幹什麼呢？這個由人事訓練大臣夏古巴「敦木」及統率康藏交界黑河地帶防軍的索康「代木」(代木相當於國軍的營長)與在西藏通印度要道監督的富商邦達養璧「總管」等三人為主的代表團，他們的目的，不只限於南京，而且要訪問全世界。他們先到南京的目的，對外宣稱是考察國內工商業，研究西藏與國內的交通運輸，以促進內地與西藏的貿易。骨子裏却是要看看內地是不是他們貿易的對象，試探中央能否撥借一筆黃金白銀，以為西藏鈔票發行的準備，並商訂禮幣與法幣的折

空
貿易

未得中
之間，

因此會
那

個只要
們是由

不是印度
為香港一

營。

他們是七
古巴答稱：「是

「。美記者又問：
英國還是美國？」

下，他說：「西藏是這
了，北方是蘇聯，東方是

印度。我們不好偏愛某一國
一國以特權，而其他兩國不於
乾脆把他們全部都拒絕了。」於
白表示，希望美國以大量的機器，
籌借五百萬到八百萬美金，作為藏
備金。

七月十九日他們抵達美國首都，商務部及我駐美大使館都曾派代表到

★他是經濟管制督導員中最洩氣的一個★

徐堪從西南空手而回

蔣經國在上海打虎，張厲生在乎津拍蒼蠅，徐堪因為重慶，成都，昆明三個中央銀行的經理故意拆台，所以，他除了吃得紅光滿面外，祇好空手而回的鐵羽歸來！

▲本刊政治記者曉風▼

(綜合報導)在幣制改革後的第二天，蔣總統為了要達到經濟革命的成功，並嚴格督導經濟管制工作起見，曾經在八月廿一日下午，頒布了如下的命令：(一)特派俞鴻鈞為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並派蔣經國協助督導。(二)特派張厲生為天津區經濟管制督導員，並派王振瀾協助督導。(三)特派宋子文為廣州區經濟管制督導員，並派霍雲樹協助督導。後來，不知道是那一位黨國先運獻計，覺得廣大的西南方面，過去是抗戰勝利的根據地，現在也是亂建國的大後方，不能不以管制督導一下。於是，最高當局終於又補頒了一道命令：特派徐堪為西南區經濟管制督導員，並派畢德林協助督導。

最高當局的這種用心和顧慮，本來不壞；而經濟管制的至意與政策，也相當正確。可是，如果要從這些執行經濟管制政策的入運來看，的確令人不能滿意。關於蔣經國在上海打虎，張厲生在乎津拍蒼蠅，宋子文在廣東套購港區的黑幣，本刊在前兩期以及本期上，已有比較詳盡的報導，茲不多贅。所以，我現在特將徐堪督導西南空手而回的情形，來作一個綜合的報導：

重慶之行，如此結束！

話說徐堪自從派走了西南區經濟管制督導員的新任命後，還在其他個別的從政界人士，端著最光榮的一員。因為，徐堪想做財政部部長的夢，已經不止一年。惟一因政治關係複雜，二因他自己先天的缺陷，不懂洋文。所以，在三朝內閣中，他雖勇於理財三次，均告落選。好一次榮膺西南區經濟管制督導員，儘管名義上不怎麼好聽，但權力確實相當的大，如果能好好的表演一下，不

僅可以衣錦榮歸的光宗耀祖，若從而能獲得最高當局的信任，更可作為將來進攻財政長的政治資本。所以，徐堪在未首途以前，曾在京中，敬啟晉謁蔣總統和蔣院長，請示機宜以後，便於九月十一日，偕同副督導員畢德林，(係上海金融管理局副局長)主計部總務長長羅宗文，財政部觀察部仲翰，興勤勃勒的由滬乘飛機飛渝。一下飛機，徐堪便向在訪的新到訪者們談稱：「余此次奉命來川，係考察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施情形，並指導進行，自當詳查實況，徵詢各方面的意見，俾與宋總長主任，王院長主席，楊市長商酌辦理，期收實效」。這是徐堪到西南後所開的第一張「支票」！

徐堪在未到西南以前，未嘗不想做點事情，可是，西南的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加以徐堪又是孔系門中的一員大將，本身就有許多弱點；所以當他一到重慶後，很多人本來對他期望很高要求他能在重慶打幾隻老虎；但誰知徐堪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魄力，故他在重慶前後八天期間，除了每日出席各要人的歡宴，遊樂官商鉅子們談了幾次話外，根本就未接見過任何市民，更沒有打任何哲理和老虎。就是轟動重慶的錢幣案主角，現任重慶中央銀行經理楊曉波，徐堪也連謝都未叫一聲，祇是官樣文章，如此這般的在重慶「吃」了八天，便於九月九日由重慶飛到成都，總算將這一個大老虎的案子拖過去了。故當徐堪自己以為功德圓滿的離開重慶時，重慶的市民，都對徐堪大失所望。認為他簡直不及蔣經國的十分之一！

成都之行，依然如此！

九月十九日，當徐堪等一行飛抵成都後，當晚四川

省主席王陵基即設宴為之洗塵。次日，蔣氏除了召見蓉市工商界及金融業領袖們談了幾天話，聽取他們對於經濟管制的意見外，其餘的時間，依然在應酬方面。新有在九月廿二日，當他出席四川省委會歡迎的茶會上，他才激昂慷慨的發表了一篇官樣堂皇的談話，大意說：「若要經濟安定，首須管制物價。目前一般人猶存以前操縱囤積的心裏，故物價必須嚴格管制，不能一刻放鬆。現在川西所收的第二張支票！接着在九月廿三日，徐堪復假四川省政府正式舉行了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公開發表第三次談話如下：「余對於蓉市銀幣風潮，業已派員調查，決以公正無私的態度，向中央提出報告書。至四川管制物價的失敗，原因很多，極為複雜，不能歸罪于某一方面。相信今後在管制方面，如能完善而合理，則前途尚可樂觀。這是徐堪到成都後，在兩個不同的場合，看起來好像是還合才調的談話，但其真，在他談話的字裏行間，却充滿了矛盾，更表示他毫無信心和勇氣！因為，在徐堪未到成都以前，成都的市民也跟重慶的市民一樣，希望他能到成都，打一打成都中央銀行經理李恩德一隻大老虎；蓋楊孝慈跟重慶央行經理楊曉波一樣，也是大發成都銀幣潮中的一隻肥猪；但不幸，徐堪竟輕輕巧巧的又將這一只最動成都的大案子拖過去了。故徐堪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段，不能說不高明！

同時，就在徐堪飛抵成都的前後五天內，物價不但肯應徐堪的話，且反而高漲不已，好像有意向徐堪挑戰一樣。因為，四川人很了解重慶四川老徐堪的缺點，而大多數的人，更根本不理睬徐堪！所以，當徐堪於九月廿四日乘專機飛抵昆明時，成都人對於徐堪的失望，比重慶更大！

昆明之行，還是這樣！

像到渝蓉兩地一樣，徐堪在飛抵昆明機場時，照例有很多人要來歡迎他，如雲南省主席盧漢，便特地親到機場迎駕。而徐堪在步下飛機時，也照例發表了一篇官樣文章的話，除了說明他這次到西南來的任務，是考察財政管制的實際情形外，而且還說明這次考察的範圍，是包括川、滇、鄂、湘、及廣西兩省的，務使物價能夠隨子穩定！這是徐堪到西南後所開出的第三張支票！

徐堪抵昆後的當日下午，他除了於下午五時去拜訪盧漢外，而且還訪問立委鄭嘉翰，商談經濟管制的策劃問題。翌日，即九月廿五日，他更分訪了雲南警備總司令

北方偏枯，經濟如此，人才亦然！

泛論北方政治人物

王 泓

這是一篇北方人的政治的淒涼史，也是一幕北方人從政的縮影！
以北方人論北方人的政治人物，所以字字珠玉，句句見血！

讀完本刊上期讀者程念幾君以「張厲生在平津掛著繩」為題所撰的北平通訊，真如炎夏飲冰，不勝淋漓痛快之感。筆者覺得，程君相當懂得北方，尤其是河北。程君又述「張厲生不要腳踏北方的肩膊爬上台去，然後又述「北方人——腳踏繩」的幾句話，說得極痛而有力。筆者是個久居南方的北方人，惟其在南方住久，對北方情形也越加關心。因此，我願在這裏談談張厲生和北方人搞政治的問題。

張厲生現在是行政院副院長，雖然閉在監，但官不可謂不小。不過，張厲生這人在北方是吃不開的，即使他的官運再亨通些，北方人也不會歡喜他。這不僅是張厲生個人的入緣問題，而是有著沉重的歷史因素。北方人在政治上吃不開，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遠在遼清時代，能在朝野裏露頭臉的漢人，北方人就更少得可憐，宣統即位後，所謂民初執政的一批人物，如黎黃陂（元洪）、袁項城（世凱）、段合肥（祺瑞）都是南方人。曹錕和吳佩孚雖說是北方人，且是所謂直系系的領袖，但他們卻是亂世英雄，毫無組織近代政治的技術，如曹錕選一幕即給憲政史上寫下最醜惡的一頁。所以曹錕二人的表現，仍不能謂為北方人搞政治。再看北伐後的政治局面。

從北伐後一直到今天為止，以政府中人的籍貫為論，中國的政治可說完全在南方人，尤其是浙江人的手裏。文人方面，與黨無涉，而在台上的北方人，已是無權僅有。即在國民黨的圈子內像張繼、丁惟汾等都是孤魂野鬼。政治上的朋友，黨國元老，功在革命，然而道義老先生的政治生活，十幾年來始終終無色。這裏面有許多種因素，一則他們年歲大了，缺乏年青時那股幹勁，一則是自己有了清高而空洞的地位也就不願再找些瑣瑣煩煩的官事。再則是為當年革命那陣風吹得無些的態度過獨固己。再則是有此三種緣由，這一輩元老已註定，衰落的政治命運。武人方面，除了閻錫山獨能盤坐山西外，當年跟吳佩孚的「直系」和馮

玉祥的所謂「西北軍」的幹部，是成所謂中央軍系人切齒痛恨的，他們這股人中多半是行伍出身，應付現在的潮流，的確感到手忙腳亂。於是像宋哲元、韓復榘等，假一個個的都被垮下去了。有辦法的如龍濟光、秦德純等，或者老退休，或以善於應付維持一時，始終究沒有多少發展。至於出身於中央軍系的北方軍人，因之入揭揭多半浮沉於下級和中級幹部間，難得有出頭的機會。因此，在今日政治舞台上，能掙個偶而出而又能要一兩個與中央

在北方人多半是這種人，即以「北方人」作本題與中央扯上不過不近關係的第二代北方人。你說他不是要員吧，不可以；因他們的頭銜是部長，主要之類不能算小；但一定說他們「要」到某一種程度，實在勉強強。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中，雙方目的均圓滿達成。政府說：「我們用人從無地域觀念，你看×××是××長，×××是……」。而他們也就順水推舟地說：「我是完全站在北方人的立場上為北方人爭奪權……」。你看，什麼都不是，是祇是局外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而已。真正吃虧的還是北方老百姓，朝裏朝外都作了腳墊。又稱吳桐濬被人蹬下地，頭跌破了還不知為什麼破的。

張厲生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張氏是河北梁寧縣人，早年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書時，即與黨發生關係，民國十三年，一度任國民黨法政支部執業青年部長。同後曾為南京黨務指導委員會。此次中央組織部說書，曾代河北省出席第三次代表大會。此外即委員、廳長、省書長、部長，乃至今日行政院副院長。他這幾十年所立時又以自己的機智和內情外惠的賦與，跟政治上各黨派尤其是與陳誠的關係，都搞得不錯，終於步步通天。但最大疑問是，前而提到的政治本錢，「北方人」毫無疑問的，張對桑梓父老兄弟，究竟作了些什麼呢？北方的範圍太大，即單以河北而論，到今天為止，他

除了這次往來平津大吃大喝外，有誰能指出他對地方的貢獻？因為張厲生的夫人是安徽籍，所以張厲生的原則則能改為「安徽第一」。祇要是沾點親戚關係的安徽人，都可以考慮，但假如你是河北人，那便只好像優子弟也行，他常是兩眼一抹黑，恕不招待。這種作風已引起許多北方人的反感。而在重慶時，張厲生竟發表不用河北人的妙論，因此被河北旅渝同鄉會一致決議開除會籍。

北方人不喜歡張厲生。所以不喜歡他，張厲生個人作風還在其次，最重要的祇是一點，即近年政治歷史的重演。張使北方人的精神真退起來越沉悶，乃至翻成一股怨氣。在怨氣籠罩下，暴風驟雨則挺而走險，輕薄點的則顯着北方主義的招牌，專在中央要人門下走動，以冀求得他們的顏色吧。張結個一官半職。然而大多希望在北京人能有兩個像張張結個一官半職。然而大多想，有才幹的人出來作番事業，替北方人吐口氣。

張溥老也是黨國元老中最有骨氣的北方人，據說在中央最要緊的集會上也是唯一能和最高領袖爭至紅紅耳赤，總是和顏悅色，盡力而為。當年在日本時，溥老為，意見上的不和，曾脫靴怒打梁啟超這段歷史上的佳話，意以說明溥老充份具有北方人的硬氣派。北伐後，溥老不就監察院長職讓給于右任，這可說明溥老漢滿名利的氣度，溥老臨終之日據說還為某陸軍人士之義舉。具備這種條件已足使北方人折服，何況他又是黨國元勳。所以張溥老的身影正是北方人的幻象，祇可惜溥老後，在北方人中竟沒有一個人可以承當這份佳話。

軍人方面更難講了，心坎也異常清涼，孫逸仙剛硬有餘，器識不足，秦德純失之開滑，舉日酒酒，祇有新興的傅作義僅具鋒芒。但可惜傅氏在塞外住得太久，幾與國作義者扯不上多大關係。文人方面，實在舉不出幾個有作為的北方大員來。

歸根一句話，過去三十多年的北方人的政治命運太乖戾了。是北方人不能搞政治嗎？不是，因為近年社會風氣和民族道義衰頹了，「搞政治」已淪為「玩手段」的代名詞，因此一般狡詐之徒，極容易表裏掛起，而北方人多半渾厚，爽直和直，所缺的就是不會「玩手段」，所以在政治上永遠是逆水行舟。至於少數北方人的得意，那祇是他們手段的傳佈，絕非北方人搞政治的成功。

(十月八日)

從濟南失守看華中軍事

本刊特約蘇述著

(軍事檢討) 濟南之失，種因在七月上旬兗州淪陷。使濟南成孤立無援的地位。九月初，魯西共軍移動，國軍的將領如杜聿明，張軫等將領，均調歸為「虛張聲勢」，而認為「其目的仍在贛海西段」。同時，國軍已準備着「第二次黃泛區主力決戰」。那裏知道共軍鬼計多端，居然出人意料之外的突擊 濟南。

九月十日，杜聿明由徐州飛往濟南視察，與王耀武在市中心臨園林包圍下的舊德國領事官邸中，研究共軍的企圖。於是杜聿明於十一日飛到濟南，與軍事委員會對策。九月十四日，中樞特電召王耀武來京，指示中央給他的指示是「死守」。並允許由杜聿明撥一個師空運增援，這樣王耀武便象的一隻箭由南京趕回濟南督戰。

濟南的戰事開始在九月十五日的下午，共軍的先頭部隊，即開始攻擊。以第九、十三、渤海三個縱隊攻濟南東面十公里的郭店、觀園、東西橋、上下港、西營、唐五道口、董家莊等地。以崔子明所部十一、新八、董家莊等三個縱隊攻濟南正西面的張夏、長清一線，是共共，同民大隊。另以第十一、十二、新二等縱隊。犯黃河北岸的碼頭山、齊河一線。三路大軍將濟南城團圍住。

共軍是以勢在必得的心來攻濟南的，他動員了十四個縱隊，約十五萬餘人，而守軍直轄的部隊僅曹振輝的七十三師，吳化文的八十四師，和由保安隊改編的整二師，及從青島調到的三十七師一個旅。總兵力在五六萬之間。防務的分配是八十四師守西南邱陵地帶，七十三師守東郊山頭，整二師守北郊，三十七師守南郊。如此，由於兵力薄弱，遂遭事反成功均空交。

以致外圍高地如燕趙山、平頂山、千佛山、不久即為共軍迂迴繞過，戰事到十九日，即迫近城郊。加以駐守崗山和濟南機場的吳化文部，又突於九月二十日率部叛變。人心土氣，均受極大的影響。這一來，整個的濟南局勢便急轉直下。

戰局緊張時，徐州副總指揮以七十四師空運增援，首批一個團到達後，機場即不能降落，空投亦因而被阻，同時共軍以猛烈砲火轟擊城防工事，破壞障礙物，戰事即由郊區戰進入市街戰鬥。至此，共軍終由西南門突入，城中烈烈衝天，賴成火海，濟軍與外平消息宣告斷絕。第二縱隊司令官王耀武見大勢已去，乃於是日中午率衛士千餘人由東四門突圍，苦守三年之名城濟南，即告失陷，這是繼開封之後的第二個大城市全變中原色。自從濟南不守後，這自然會影響到全盤局勢，國軍這次又在被動與挨打之中，得了一個慘痛的教訓，共方的佔有濟南，使河北、山東、河南、山西、湖北、形成一體，換言就是黃河北北已聯成一個戰場，以前所劃分的南北界限，目前已不復存在，勢將更趨加重江漢腹心之患。

衆所週知，國軍目前的精銳，幾全集中於海河、津浦、平漢的三角地區之間，這縱橫達二千里的平原，拖下了李彌、黃百箱、邱清泉、張靈、遺留個強有力的兵團，緊緊注視着晉西共軍的一舉一動。這種兵力集中的密度，是任何一個戰場所從未有過的。用意很明顯，是以人力組成「馬奇諾防線」，不讓共軍躍進非攻黃泛區，非攻徐州，來找釘子碰嗎？

這祇是或為或否的目前將有否的深慮。

如果在「制敵欲先原則下，先向魯西發動攻勢，但又慮慮到在平漢西側之舞陽、方城、唐呂、這一線的劉伯承。劉以七個縱隊的兵力，表面上揚言要攻南陽，但遲遲未能動手，顯係在牽制中原國軍，如魯西一接觸，劉很可能由平漢繞的礮山，殺個大迂迴，把國軍的精銳兵團圍住。陳在魯西，亦將勢必由兗州指向徐州。進行推擊戰。現陳毅已將其部，改編為五個兵團，集結在兗州以北，濟南以南一線，故意向魯西移動，其實，他真正的目的，或將可能是直指滎陽膠東一帶的煙台港。惟共軍也有可能，先行伴攻鄭州，開封，徐州，以擾亂國軍方面的目標。

另查德國在陝北，與陳實任晉南的行動，也要特別注意。因最近彭陝兩部，都調動頻繁，彭的主力已集中在邵陽，大荔一帶。

極欲脫離中央，聯合錫金，不丹成爲一個獨立聯合國。而後要求英美以下以支持，進而務為掩護，進行獨立外交活動，而且對於一向倚賴的英國已感到不滿足，正頻頻向美國遞送秋波。而與西動一發生富有的山裏結嫌，似乎也已經熱心動。發生之間的興趣。(四) 打破了國人出國，必需用本國護照的法規。對外交當局頗有無能，又多了個火辣的調劑。該團初抵華盛頓時，迎接招待的，是我們大使館，二十多天以後，宣佈該團非法，向美國提出抗議的，也是我們大使館。一反一覆，真是丟盡了中國的面子。

檢討起我們的對藏政策來，可說是錯謬百出，也可說根本沒有政策。且看最近

城一帶。陳實主力則源源注入陝西，故共軍也很可能在陝中、陝西同時發動攻勢，以彭德懷為前驅而進圍蘭州，與老河口互相呼應，南攻宜昌而圍漢江；一面攻寶雞，逆漢中，直叩大巴山境。政府當局，現已密切注意，潘文華進一步行動。故最近預已證明大戰已面臨風暴前夕。國軍方面的兩張王牌，陝西的胡宗南，襄陽的宋希濂，均足以抵禦。

故從濟南失守看華中戰局，在未來的兩三個月內，可能會爆發一個更大的會戰，即中原會戰。因共軍在濟南後，已無後顧之憂，居於絕對的優勢。假如國軍不能在最近期間拿下兗州，反攻濟南，並徹底改變整個的戰略，變被動為主動，則今日濟南失守的教訓，也很可能重演於開封、鄭州、或者是徐州。總之，這次濟南失守，是國軍指揮部判斷敵情錯誤，而王耀武之用人不當，疏於防範，也是一個嚴重的因素。(十月九日)

西藏商務代表團出國糾紛

(上接第一頁)

幾年來許多絕好良機，我們都坐失交臂！譬如第一、當稅收的熱海地時，我們為什麼不給予積極扶持？第二、為什麼在西藏從青海西察迎接第十四世達賴入藏坐床之時，不乘機改善中藏關係，反而白花了四十餘萬的坐床費！第三、國大開會時，我們對西藏代表為什麼不盡力利用，使其傾向中央？現在，西藏已經組織了一個軍事經濟委員會，添募軍隊一萬名，從印度購買了四千餘的軍火，一面充實軍事準備，一面向印度，甚至向美國去多方爭取外援，一步步地走上了與大夥分家的路上去。不知道身為家長的中央當局，對於我們這個大家庭，形將分裂的危機，將採取什麼有效的處置？

(卅七年十月三日)

